



4086

幸福话儿说不完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幸福話兒說不完

大众日报編輯部編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济南

《大众日报》曾于一九六四年八、九、十月份开辟了《我与祖国》专栏，发表了一些国庆征文。现从这些文章中选出若干篇，编成了这本书。

幸福話儿說不完

大众日报編輯部編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4026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• 印张2 • 字数30,000

1965年4月第1版 196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0,000

統一書号：T 3099 • 336

定 价：（3）0.16 元

編 者 的 話

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：穷人头上三把刀：租子重，債利高，苛捐杂稅如牛毛；眼前只有三条道：要飯，上吊，坐监牢。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、恶霸橫行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，无恶不作的情形；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、受压迫，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惨地位。

“共产党，象太阳，照到那里那里亮。”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，政治、經濟上翻了身，当了国家的主人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。想想从前，看看現在，真的换了人間。

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。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我們永远不能忘記

过去，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什么是阶级、阶级压迫和剥削，什么是真正的平等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我们编辑了这套读物。它包括家史、村史、厂史、地主的罪恶史、农业集体化的好处等几个方面的内容。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材料，告诉我们什么是苦，什么是甜。启发我们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望望将来，提高阶级觉悟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积极投入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！

一九六五年一月

目 录

是党教育培养了我	崔德锡(1)
千言万语感谢党	丁林瑞(10)
春雷劈开万重云	孙序栋(17)
铁牛欢歌	董力生(23)
清清渠水门前流	张天合(31)
北城满族人民的欢笑	那盛和(35)
船工激情	常德善(40)
柜台生活的变化	汪明太(46)
艺人的欢笑	袁艳君(51)
是毛主席给了我一双眼	尹桂花(56)
党用奶汁把我养大	台兴义(62)

是党教育培养了我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洪山煤矿副矿长 崔德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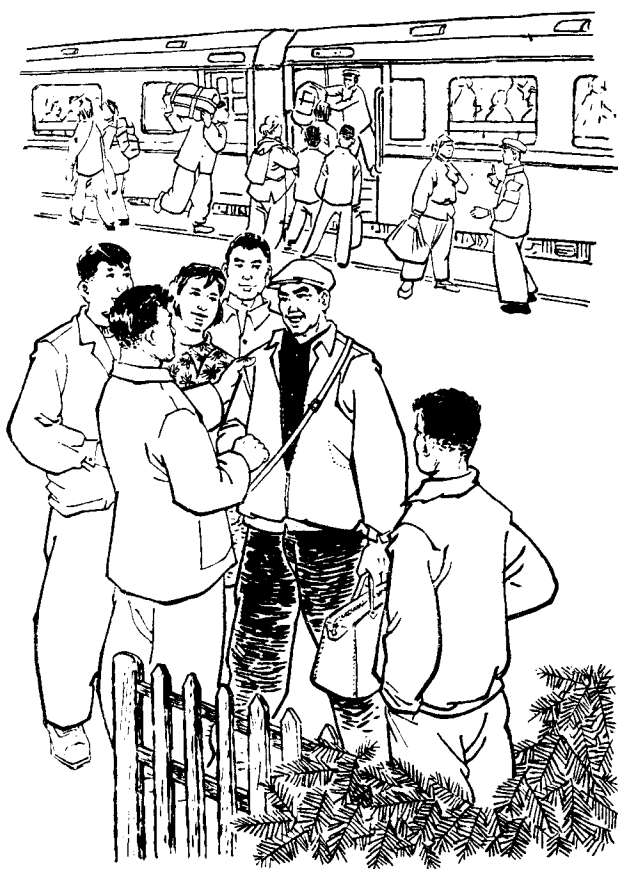
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时候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

十五年，在整个历史来说，是一个短暂的时刻，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煤矿工人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却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！每想到这些，多少心腹话儿，要向党说说。

我今年虽然才四十岁，可是干煤矿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。我亲身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，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。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“煤黑子”，在新社会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当上了煤矿的副矿长。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敢想的啊！我深深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们的国家、我们工人阶级、我们煤矿工人，决不会有今天。

我家祖孙三代都是煤矿工人，只是在新社会我才真正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煤矿工人。党和国家对我们工人关怀备至，国家拨出大批的资金，改善煤矿井下条件，机械化代替了手工操作。为了使工人安全生产，矿里增添了許多安全设备，工作服、保安帽、胶鞋、口罩等等劳动保护用品，按时发到工人手里。矿里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也都经过工人群众讨论研究。我们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了！党对我们煤矿工人生活上的关怀体贴更是无微不至。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，修建了食堂、澡塘、保健站和宿舍，还颁发了劳动保险条例等等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，今天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。每逢想到这些，内心的兴奋与激动是难以抑制的！毛主席呀，毛主席，是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，才把我们这些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工人拯救出来。没有您，我们怎会有今天！我坚决听您的话，按照您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。

在这种心情的鼓舞下，我只有一个心眼，一定好好干，多生产、多出煤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美好。领导上看我积极肯干，一九五〇年提拔我当工长。这是党对我的信任。我决不能辜负党对



我的期望，要尽一切力量把工作做好。我就和工人一起劳动，一起研究改进了采煤方法，在党的鼓励和工人同志的支持下，推行了許多先进經驗，使采煤量有了很大的提高。这本是我應該做的工作，但是，党和国家却給了我很高的荣誉，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出席了省的劳模大会，后又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。从接受党的教育那天起，我多么想見見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啊！眼看这个埋藏在內心深处的宏愿就要實現了，怎能不叫我欢欣若狂呢！內心的激动簡直无法形容。

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，毛主席設宴招待观礼代表。这是我終生难忘的时刻。我第一次来到怀仁堂，當我們敬爱的領袖毛主席出現在主席台上，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，我喊着喊着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旧社会我这个“煤黑子”、“叫花子”，今天能和人民的伟大領袖欢聚一堂，怎能不叫我激动呢！

这天晚上回到賓館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，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。

在旧社会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我爹从十一岁就下井，出牛馬力，还得挨打受罵，受尽了人所不能

忍受的折磨。我爹三十多岁得了严重的矽肺病，但为了一家人活命，还得带着病硬撑着下井。一家人盼着爹挣回点粮食好吃飯，哪知道这一次下井竟成了永别！当时爹为了多挣几个錢，一連干了三个大班（一大班二十四个小时）。肚里无食，身上无衣，身体本来就很虛弱，加上过度劳累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几次找把头要求上井。沒有人性的把头，不但不讓上井，反而把爹硬赶到一个不通风的迎头上去刨煤。三十二岁的爹就这样活活地憋死了。

家里本来就一貧如洗，爹一死，更象塌了天一样，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呀！兄弟姊妹四个，我最大才八岁，小妹妹刚刚出生。沒的吃沒的穿，难为得娘想寻死，可是丢下四个不知好歹而又可怜的孩子，死也閉不上眼啊！日子怎么过呢？再叫大儿子去下井吧，但娘想到我爹的慘死，不忍心把自己的亲骨肉再送上絕路；可是又不能等着餓死。想来想去，狠了狠心，求亲告友的叫我去下井当了童工，那年我才八岁。

一天，天还不亮，我就跟随一个堂叔下了井。家里揭不开鍋，下井連捎的干粮也沒有，堂叔給我买了一斤煎餅拿着。幼小的心灵，一路上边走边

想：“我干工掙了錢，弟弟妹妹就再不挨餓了，叫苦命的娘也少受点罪。”到了井下，把头叫我去擻水，給了我个筲子比我的腰还粗。从小沒吃上一頓飽飯，人小体弱，哪能提得动呢！虽然拚命地擻水，把头还嫌我干得慢，轉一趟打一次，渾身都布滿了一条条的伤痕。好歹熬到点，上井来时头晕眼花，回家一头栽到娘的怀里。娘也哭我也哭，母子哭成了泪人。这一夜，我真是乏极了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，渾身象散了架，疼痛难忍。为了一家人活下去，我还得咬紧牙关去卖命。因为家里穷，在井下只好光着脚丫水里来水里去，象牛馬一样地給資本家劳动。不几天，脚被泡烂了，两只脚肿得象蛤蟆一样，上井經過日晒风吹，皮肉一干裂，踏在地上疼得象上刀山一样的难受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实在走不动了，我只好趴在地上往家爬，爬一会躺在路边歇一会，从早上八点爬到晌午，才爬了三里路。娘在家想儿不見，盼儿不归，提心吊胆地迎到半路上。娘看到我那个样子，上去抱住我泣不成声地說：“我苦命的孩子，是娘叫你受的罪呀！”娘难过地把我背回家去。

从那以后，娘每天迎送背我十多里。背呀背呀，

娘一天天的更瘦了，腰也压弯了。这牛馬不如的“水伏”，我整整干了三年。

过去干工真难呀，狼心狗肺的把头，不光打罵欺侮工人，逢年过节还硬逼着工人給他們送礼。挣的那点微薄工錢，一家人吃糠咽菜都填不滿肚皮，哪有錢去送礼？我十一岁那年，因为送不起礼，在快过春节的时候，被把头开除了。十四岁那年，資本家又招收工人。我明知山上有虎，但为了活命，还得去干这牛馬般的苦活。就这样一直干到解放。

.....

这一夜，想来想去，想到了过去受的这許多苦，再想想毛主席接見和敬酒的情景。这真是一个地獄，一个天堂，多么迥然不同的对比啊！这一夜我没有合眼，辛酸和幸福的泪水也一夜沒干。

从北京回来以后，領導上又叫我当“五四采煤队”的队长。一九五三年，党又提拔我当了副矿长，那时我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怕。我这个工人大老粗，这么重的担子能担得起嗎？党組織和領導上看透了我的心事，就教导我說：“我們无产阶级的天下，就得自己管。咱不会就学，只要依靠党、依靠組織、依靠群众，一定能做好的。”同志們也鼓励我說：“只

要有工人階級的志氣，就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領導的教育和同志們的鼓勵，越想越覺得對。無產階級的天下，就得咱們工人掌握刀把子。天大的困難，有黨的領導和工人弟兄的支持，是沒有克服不了的。這給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。

一九五四年，我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。幾年來，我九次進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研究討論國家大事。每看到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健康身體，心里就格外高興。沒有他老人家，我怎能有今天呢？毛主席呀，祝你永遠健康，好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。

十幾年來，黨不但從政治上幫助我，提高我的階級覺悟，而且從多方面關懷我、照顧我。發現我身體不大好，曾經兩次送我到北戴河、威海去療養。我不識字，黨三次送我進學校學習文化、技術，把我培養成為國家幹部。

我的家庭生活也一年好起一年。在舊社會我一家五口人，三個人下井，還是吃不上、穿不上。現在已是二十五口人的大家庭了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生活過得很美滿。我六十多歲的母親成天喜得合不上嘴，還經常告誡我們說：“孩子們，咱們的日

子过得这么好，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的，咱永远不能忘了啊！你們干工作的要好好干，上学的要好好学习。”但是，我总感到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，太不够了，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。今后我一定很好地听党的話，以毕生的精力为党工作，为人类最理想的事业——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！

一九六四年九月

千言万語感謝党

坊子煤矿北大井老工人 丁林瑞

每逢党的生日和国庆节，我心里都格外激动，特别是建国十五周年就要到了，我心里有許多話要向党說，要向祖国說。我今年四十六岁了，干了三十年煤矿工人，我亲眼看到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，一个象天堂，一个象地獄。在旧社会工人当牛做馬，在新社会咱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建国十五年以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啊！

我和爹两輩子都是煤矿工人。爹挖了一輩子煤，連頓飽飯也沒吃上，最后活活地累死在煤矿上。我十六岁那年下了煤井，用四肢爬着去背煤。我人小，体弱，赤着脚，光着背，背上一百多斤煤，蹣着巷道里的泥水，摸着黑爬过那长达几百米的运煤道路。麻袋里的煤块把我的背划得滿是血口，脓血和汗水混在一起，真象上了刑一样。特别是火炭，刚采下来，用水一浇，装了麻袋，压在背

上，燙得皮肉難忍，疼得鑽心。可是想想娘在家挨餓的情景，再苦我也得忍下去啊！

苦、累，還可以咬着牙忍受，最可惡的是資本家不管工人的死活。那時下井，就象“四塊石頭夾着的肉”，時時都有生命危險。礦上沒有起碼的安全措施，甚至連個柳條帽也不給。有危險的地方，資本家也打着工人去干，拿人命換炭。有一年，我在一號井干活時，有一個工作面已經采空了，只剩下一個小“柱腳”未采，頂板眼看要塌下來，工人們都不敢進去，把頭就用棍子撐着我們進去干活。我們進去不多時“冒頂”了，我和一些工人被埋在里面，幸亏工友們扒得快，才死里逃生。又一次，在磨局井的工人發現里面冒水，報告了把頭，把頭根本不理，硬趕工人下井，結果一次就淹死了三十六人。就這樣，每年都要白白地死掉幾十名工人。

那時礦工們下井，家里人都提心吊膽。俺娘每天早上把我送出庄頭，晚上跑出幾里路來接我，生怕出事。一旦發生事故，砸傷了，資本家不管治，砸死了，資本家不管埋。現在一立井東南有塊地方，在德寇占領時，一次火藥爆炸，死掉幾百工人，人